

当代美国黑人的群体嬗变与文化认同分化*

牛忠光

内容提要 上世纪美国黑人在政治、文学、艺术等等各领域的发展进步推动其内部凝聚形成集体性的黑人文化认同。与此同时,由于全球人口流动的便宜与频繁,美国黑人内部出现“新旧”移民群体之分,其文化认同也呈现多样化图景。基于美国黑人内部的群体变迁以及博厄斯、赫斯科维茨、西敏司等人类学家的相关研究,分析美国黑人文化“诞生”背景、路径、特征,进而探讨反思当今该群体内部的文化认同差异,有助于深入了解美国黑人内部的变迁。

关键词 美国黑人 群体分化 文化认同

从1619年第一批非洲黑人抵达美国至今,将近四百年的美国黑人史见证了该群体文化认同从分到合的过程,并且学界一般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美国黑人文化走向一个顶峰,并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① 基于“黑白”种族关系或从整体上研究美国黑人文化几乎已经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但是当代针对其内部差异的研究相对较少。

笔者在美国开展针对埃塞俄比亚裔黑人的田野调查时,^②发现受访黑人经常否认自己是“非裔美国人”或“美国黑人”,而宁愿自称为“埃塞俄比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的非洲人”或者“美国人”。这一现象显示出当前美国黑人内部出现明显的群体分化与文化意识差异。文化差异是在宏观历史背景下发生在不同空间和不同人群身上的不同事件媾和演变而成的,具有共时和历时的双重性质。那么,要深入了解一个宏大群体的文化认同,不仅仅需要宏观层面的共性考量,更需要微观上的差异性研究。

本文基于国际移民研究与人类学视角,从“旧移民”和“新移民”的概念界分出发,叙述美国非裔黑人移民内部的群体变迁,并通过博厄斯、赫斯科维茨和西敏司等美国人类学家的理论研究,追溯上世纪美国黑人文化“诞生”的历史背景、路径与特征,进而探讨和反思当今美国黑人内部的文化认同差异。

一、“旧移民”与“新移民”:美国非裔黑人的群体变迁

全球范围内的国际人口流动历史悠久,尽管缺少足够的实物证据,但是考古学家和史学家通常认为其产生于人类伊始。^③ 而现代国际移民浪潮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1500—1800年)、欧美工业化时期(1800—1914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二战后(1914—1960年)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后民权时代美国种族主义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7YJCZH133)的阶段成果之一。

① 罗虹:《从边缘走向中心——非洲裔美国黑人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29页。

② 笔者曾于2013年至2014年在美国针对非洲黑人新移民群体开展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研究。

③ P. Bellwood, *First Migrants: Ancient Migra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14, pp. 1-3.

以及后工业化时期(1960—2004年)。^①

非洲移民最早的国际流动出现在奴隶贸易之前,例如来自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的早期航海者、非洲摩尔人商人、西非曼丁戈人(Mandingos)水手等等。^②而非洲黑人的大规模外流始于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或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据史学考证,截止到1888年巴西最后一个废除奴隶贸易,几个世纪中大约有一千二百万非洲奴隶被贩卖到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区、美国以及南美洲等曾经的欧洲殖民地。^③第一批非洲黑人奴隶最早于1619年抵达弗吉尼亚,到了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开始时有四百万非裔美国人处于奴隶地位,没有获得自由民身份。^④这一早期移民美国的黑人群体及其后裔通常被称为“美国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其构成了被研究的主体。在研究内容上,中外学界主要关注于奴隶制与非洲奴隶后裔之间的离散文化的持续性与变迁的明显关系(如对于非裔美国人文化的讨论)或隐性联系(如借此来探讨泛非运动的基础或为黑人抵抗运动寻求更多合法理由)。

20世纪前半叶,只有零星少数的非洲黑人通过留学、从事外交活动、旅游、经商等途径侨居美国,美国社会中黑人群体的主干依旧是黑人奴隶移民的后裔即所谓“非裔美国人”(Afro-American)或者“非洲旧离散族裔”(Old African Diaspora)。^⑤但是,这一时期的泛非运动、“哈莱姆文艺复兴”、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昭示着美国黑人的自我认同意识从文化和政治上开始觉醒,并最终促使美国颁布《1964年民权法案》,从法律上废除了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制度。

20世纪60年代中叶至今,美国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非洲黑人移民潮。这一时期黑人移民的推力主要是六十年代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过程中持续的政治动荡、战争、贫困和大饥荒;拉力则是1965年之后美国政府多次放宽接受外来移民和难民的政策,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跨国旅行便利。这一时期的美国黑人移民通常被称为“跨国移民”(transnationalists)或者“新非洲移民”(New African Diaspora)。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界针对该新黑人群体的研究才开始涌现,^⑥而之前美国学界的研究重点仍然是黑人奴隶后裔即所谓黑人“旧移民”,以及其所代表的美国非裔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相比之下,国内的美国黑人研究相对更为滞后。虽然姬虹(2007)认识到了美国新移民的新特征,但是其专著《美国新移民研究(1965年至今)》依然关注的是来自亚洲、拉丁美洲的新移民,而未关注到非裔黑人新移民群体或者笼统地将其与美国本土黑人混为一谈。实际上,这一黑人新移民群体与奴隶移民及其后裔相比,在移民途径、受压迫或“自愿”移民^⑦程度、祖源国文化意识、历史认同等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二、美国黑人文化的“诞生”:背景、路径与特征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美国早期的非洲奴隶移民作为被动受压迫的劳动力,不仅仅推动美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而且他们将许多独特文化带入美国,其宗教、音乐、语言、价

① 丘立本:《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K. Koser, “New Africa Diasporas”, In Koser, Khalid (ed.), *New African Diaspora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③ B. Hanlon and T. J. Vicino, *Global Migration The Basics*,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 24–26.

④ J. O. Horton and L. E. Horton,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⑤ 法罗拉(Falola)认为,以杜波依斯为代表所倡导的“泛非主义”其实终结了关于“非洲旧离散族裔”的讨论,而转向了讨论从多大程度上非裔美国人可以参与非洲的发展进程。参见 T. Falola, *The African Diaspora: Slavery,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3, p. 25.

⑥ K. Koser, “New Africa Diasporas”, In Koser Khalid (ed.), *New African Diaspora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⑦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自愿”也是一个相对概念,这里只是与被强迫和剥削的奴隶贸易相比。而一些学者认为战争、饥荒等造成的难民的移民并非是“自愿”的,但是的确构成了1965年之后非洲向美国移民的主体之一。

价值观和技能塑造了美国极其独特的混合多元文化；同时他们对压迫的反抗以及对自由的不屈不挠追求，也推动了美国民主自由制度的发展。但是，20世纪前半叶，仍是黑人种族歧视与反种族歧视在各个领域激烈交锋的时期。一方面，小说家、剧作者和电影制作人的作品（例如玛格丽特·米歇尔的小说《飘》）中仍将奴隶制度当做是一种使非裔美国人受益颇多的“慈善制度”，一些历史学家如菲利普斯（U. B. Phillips）也试图证明黑人的低劣性以及奴隶主的善行，从而为种族隔离提供历史佐证，^①社会生活领域也依旧充斥着针对黑人的暴行以及“种族隔离”。另一方面，泛非主义和泛非运动、^②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民权运动等在黑人领袖杜波依斯、马丁路德·金等人领导下，^③不断从意识形态上塑造美国黑人的文化认同感，以及唤醒大众对种族主义的反抗。

在此社会背景下，博厄斯（Franz Boas）、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 Herskovits）和西敏司（Sydney Mintz）等美国人类学家也开始关注和研究美国黑人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存在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合理性以及其文化特征。特别是后面两位学者试图通过一种历史民族志叙事，展现非裔奴隶移民及其后裔身上所承载的过去与传统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连续性以及其文化的整体完整性，^④这种叙事以不同的方式对认同与传统进行阐释，并进而构建一种所谓的“想象共同体”即美国非裔黑人文化。他们对美国非裔群体的认同与传统的研究同时具有重大的文化政治学话语意义。

博厄斯被认为是宣扬白人和黑人种族平等的第一人，^⑤他在《种族与文化》、《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等著作中主张从社会文化意义上理解种族，批判了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平等。^⑥另外，作为美国现代人类学的开山鼻祖，他提出“文化相对论”思想，创立了人类学史上的“历史特殊论”学派，明确指出文化无大小优劣之分；历史上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群体传播到另外一个群体的文化特质会构成一种内在的统一体或者精神气质（ethos），并最终会形成具有显著差异的、有根有据的各种文化；所有文化都与其所来源的过往历史存在明显联系。^⑦

那么，对于美国非裔文化的分析与理解便应该从心理和历史角度去考察文化“元素”向某种“整体”的整合。博厄斯指出美国非裔黑人文化与其祖源地非洲之间的联系虽然并非是直接的和连续性的，但是美国非裔黑人的祖源地非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获取灵感与信心的源泉。^⑧他的思想曾对年轻时期的杜波依斯产生过直接影响。1906年杜波依斯在美国亚特兰大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曾邀请博厄斯做了题为《对于美国黑人的展望》^⑨的讲座，他后来回忆道：“博厄斯到了我任历史教师的亚特兰大大学，面对一个毕业班学生说：你们不需要为你们的非裔历史而羞赧；然后，他详细讲述了一千多年来撒哈拉以南黑人王国的历史。当时，我惊讶地难以言表。所有这些是我从来没听到过的，我而后开始意识到沉默与忽视如何能够使得真理彻底销声匿迹，或者使得其无意识中被

① J. O. Horton and L. E. Horton,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9.

② 张宏明：《近代非洲思想经纬——18、19世纪非洲知识分子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7—337页。

③ 王恩铭：《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3—140页、第194—241页。

④ D. Scott, *That event, this memory: Note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African diasporas in the new world*,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991, 1(3), pp. 261-284.

⑤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anz_Boas#Cultural_anthropology

⑥ [美]博厄斯著，刘莎等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49页。

⑦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9—77页。

⑧ 当时美国主流社会话语依然是强大的“同化论”，博厄斯本人受此影响也深信美国所具有的惊人的融合力量。博厄斯对于黑人文化独立存在的判断某种程度上也从政治层面被扭曲利用，为信奉黑人差异巨大而无法被同化的“种族隔离主义”思想提供了精神食粮。参见：D. Scott, *That event, this memory: Note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African diasporas in the new world*,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991, 1(3), pp. 272-273.

⑨ Franz Boas, “The outlook for the American Negro”, In George W. Stocking, Jr (e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83-1911: A Franz Boas Reader*, New York: Basic, 1974, pp. 310-316.

扭曲”。^①可以说,博厄斯与当时的美国黑人社会活动家的一样,开始将“非洲性”(Africanness)放到了美国黑人声张其文化认同与社区共同体的前台显著位置,促使美国非裔离散群体自身反思和声张他们与其祖源地非洲之间的文化联系。^②

与博厄斯不同,赫斯科维茨在美国黑人问题上的思想立场曾发生明显变化。上世纪20年代,他依旧与美国主流社会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一样,秉持同化论或美国化的观点,认为美国黑人并不具有文化上的显著性,而是与美国社会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正如他在其早期著作《黑人的美国主义》与《涵化与美国黑人》中所言,黑人与其他美国人之间是“相同的模式,只有些微不同的差别”;^③非裔美国人虽然是具有最明显的不同种族特征,但是他们过的是“与美国白人一样的生活”。^④赫斯科维茨的思想立场在上世纪30年代之后发生了彻底变化。他在其著作《海地山谷中的生活》(*Life in a Haitian Valley*, 1937)和《黑人过去历史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Negro Past*, 1941)中,开始将“非洲”作为研究非裔美国人群体的最重要参照。后来,他在《美国非裔研究的问题、方法和理论》一文中,^⑤更明确指出研究美洲非裔黑人有助于更加充分理解非洲文化本身,而研究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则对于理解美洲新大陆存中的非洲文化遗存是绝对必要的。总的来说,他认为美国黑人在文化上是具有显著差异的,而且这种差异性很明显地源于一种真正的非洲传统。^⑥换言之,对于美国的非洲离散族裔研究,离不开该群体的祖源地非洲大陆。

历史人类学家西敏司在美国非裔文化上的看法与赫斯科维茨的后期研究一脉相承,他在其专著《美国非裔文化的诞生:人类学视角》(1976)中更明确地指出非洲黑人离散族裔在美国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完全被白人盎格鲁文化同化,而是将其非洲祖源文化与美国本土文化混合,诞生出了独具特色的美国非裔文化。^⑦他认为,对于美国早期的非洲离散族裔即黑人“旧移民”而言,由于迁移方式的不同,其族群文化独特性的构建过程与早期欧洲裔移民相比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早期的欧洲大陆移民群体既表现出具体的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特征,而且也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地方性特征,而非非洲奴隶移民群体虽然自非洲大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族群和语言群体、不同社会,但是由于他们从历史上就相互联系和密切接触,从而共享着许多对于文化的共同理解和假设。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及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西敏司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界在70年代几乎已经形成共识,认为美国非裔黑人在特殊历史遭遇过程中虽然已经一定程度上被“美国化”,但是在文化上并未被白人主流文化所完全同化,而是诞生了一种共享意义上的美国非裔黑人文化。综合来看,这一新文化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美国黑人在最深层次以及基本的人际关系和表达行为层面成功地保留了其非洲“性格”。早期黑人奴隶是一个具有族群异质性的个体集合体,这些非裔群体共享的深层文化规则、假设和理解可能非常有限但却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作为催化剂,来自不同社会的个体们以此来塑造新的

① Du W. E. B. Bois, *Black Folk, Then and Now: An Essay in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the Negro Race*, New York: Henry Holt, 1939, p. vii.

② 就历史事件来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非裔美国人群体在二战期间对于埃塞俄比亚的支持。当时,美国社会的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都认为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文化的祖源地,他们作为非洲后裔应该团结起来,为非洲反抗外来侵略贡献力量(Getahun 2007)。参见 S. A. Getahun, *The History of Ethiopian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America, 1900 - 2000: Patterns of Migration, Survival, and Adjustment*, New York: 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 2007, p. 27.

③⑤ Herskovits, M. J. Problem, *Method and Theory in Afroamerican Studies*, *Phylon* (1940 - 1956), 1946, 7(4), pp. 337 - 354, 337 - 354.

④ Herskovits, Melville Jean, "Acculturation and the American Negro", *Southwestern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27, 8(3), p. 224.

⑥ M. J. Herskovits, *The Myth of the Negro Past*, Boston: Beacon, 1941.

⑦ S. W. Mintz, *The birth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6, pp. 82 - 83.

文化体系,成为这种新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框架;这些普遍化的规则使得美国的早期非裔群体从事实上变成了一个“社区”,并且开始共享一种由他们自身自我创造的文化。^①

第二,非裔黑人文化最核心的特征是动态性,具体而言,由于有意为之或历史记忆的断层或移居地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移民群体将其原有文化进行移植和维系时,并非是完全复制,而往往会历经扬弃的过程,但是其原有文化中某些元素的丢失,并非意味着文化认同的丢失,而是一个文化与认同的动态创新过程,即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身份认同的产生。具体而言,早期非裔群体内部的族群异质性随着外力的影响以及其内部相互之间的适应而越来越弱化,集体性的“非裔”认同变得更加重要,这种集体性认同在上世纪60年代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胜利而在政治领域得到进一步的凸显,时至今日,由于传统上“黑人”与“白人”的对立之外,美国黑人群体又面临来自拉丁裔等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竞争,^②从而使得他们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认同也继续被强化。^③

第三,美国非裔黑人文化的基础是建立在19世纪末之前的奴隶移民或所谓“旧非裔移民”的历史遭遇基础之上的,正如西敏司所言这些移民并非像赫斯科维茨所说的那样本身就具有同质性的共享文化,而是一开始就是具有不同文化的族群,他们所显著共享的是“被奴役的经历”,^④在这种经历过程中这些早期非裔移民联系逐渐紧密,进而创造出了共享的、多样化的新文化集合体,例如就宗教而言,“非裔民众将美国白人的基督教形塑成了不同的形式,有些是以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形式出现,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以及服务于他们世代相传的单一社会制度;广义而言,非裔美国人宗教是一种重新改写的基督教,具有其自身的特征、风格和观点,其也融入了许多非洲宗教元素”。^⑤

三、结构制约与能动构建:当今美国黑人文化认同的内部差异

美国黑人经过几个世纪的抗争以及美国学界一个多世纪的研究,证明了美国早期黑人奴隶移民及其后裔最终构建起了一个新族群即“美国黑人或非裔美国人”,证明了其文化即“美国黑人文化”的历史演变与合理存在。然而,如前所述,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之后由于大量非洲黑人新移民的涌入,使得美国黑人群体的构成发生很大变化、黑人内部的族群文化身份认同的差异逐渐显现、黑人文化的凝聚力逐渐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近些年,美国学界将美国黑人放到“新移民-旧移民”的二元框架之内去讨论,便是对黑人文化与认同遭遇到这种当代新变化的力证。我们这里借助于人类学史上“能动性”(agency)与“结构”(structure)之间关系的研究范式,试图更加清晰地阐释与展现美国黑人内部文化认同的嬗变过程与显著差异特征。

从涂尔干提出“社会事实”以降,结构范式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还是列维-施特劳斯和马文哈里斯都将一种形而上的(无论是文化上还是社会上的)“结构”凌驾于个体之上,个体的能动性几乎被完全忽视。当然,英国人类学家埃蒙德利奇也曾认识到社会结构之中个体所具有的能动性,认为人是由经济、政治利益盘算的主观行为抉择者;社会与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在

① S. W. Mintz, *The birth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1976, pp. 12 - 14.

② 姬虹:《美国新移民研究(1965年至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200—222页。

③ 2012年理查德·罗森菲尔德(Rosenfield)在其编著《非裔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公众指导手册》一书中呈现了非裔美国人在婚姻、教育和工作等三个方面的核心价值认同(参见:Rosenfield, M. Richard, *African American Core Values: A Guide for Everyone*, New York: Core Values Publishing, 2012.)。这可以作为当前非裔美国人群体文化与认同不断发展的注脚。

④ S. W. Mintz, *The birth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1976, p. 18.

⑤ H. A. Baer and M. Singer, *African American Religion: Varieties of Protest and Accommodation (2nd)*,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2002, p. xi.

这个过程中个人行动起到很大作用。^① 弗雷德里克·巴特则进一步认为行动强调的是主观意义和动机;不是结构和制度形塑人们的行为,而是人们通过行动决策即确定怎样支配和使用时间及资源的决策,来生成、维系和改变社会结构和制度。^② 当代著名法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则旨在整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消解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矛盾。为达到这一旨意,布迪厄主要借助于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重要概念,通过论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落脚于它们和实践的关系,而正是在实践层次上布迪厄对弥合结构和能动性的对立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是一些社会生活领域中客观性的位置之间形成的网络。场域是具有伸缩性的,每个场域由个体组成,并且无数场域会构筑更宏大的场域综合性结构。个体或群体在场域中的位置由其所拥有的资本所决定,资本也决定了一个社会系统的客观阶级结构,它涵盖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其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权力场域斗争的核心,而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其他领域被人们用来进行斗争。场域中的行动者是有知觉、有意识和有精神属性的人,因而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惯习。惯习既是主观的,表现为一套以某些特定方式行事的既定性情倾向系统,也是结构性的,人们应对社会世界的精神或认知结构。惯习和场域之间既是制约又是认知建构的关系。一方面,场域塑造着惯习,惯习是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心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惯习不仅仅被解构形塑,而且还不断产生新的结构。^③ 这样一来,惯习成为了与客观结构的场域相对应的主观结构。惯习和场域之间的这种互动便成就了实践。正是在这种主客观互动而产生的实践中,布迪厄看到了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融合。如前所言,客观结构(场域)不完全决定主观结构(惯习),而且一个人的主观结构也不是完全不变的,它不可能规定一切。换言之,结构的约束不完全决定人的思想、选择和行动,而只是建议、引导和限制其表征和行动,这便为行动者留下发挥能动性的自由空间。据此,实践中的行动者在具体的情景中感受、判断、选择的时候,能够依靠实践逻辑,具有创造性和能动性地采取策略和行动。^④

基于此理论框架,我们发现美国黑人文化认同的嬗变过程便不仅是黑人个体与群体能动性的表现,也是美国社会结构使然。早期的“旧移民”及其后裔的受剥削、压迫、隔离和歧视的特殊历史遭遇与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了维系其文化连续性以及进行文化重构的难度。但是,美国社会历史中的奴隶制度、种族主义歧视、种族隔离制度、白人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早期黑人的前现代国家特征等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从一开始便促使早期非裔奴隶移民及其后裔发展出一种独立且具有明显非洲祖源基因的文化。

这一文化及其认同的共性潜存于他们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实践之中,形成非裔黑人群体共享的惯习。自上世纪初开始这些惯习在政治权力场域和社会文化场域中不断被激活和实践,黑人文化、符号、社会等多种资本的凸显,逐渐强化了美国黑人的集体性文化认同意识,促使美国在种族问题上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并且促使美国黑人文化从隐性走向显性,最终凸显为美国社会的结构性存在。这种黑人文化结构的显著特征包括曾遭受奴役的共享的历史遭遇以及在主流白人文化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语言、宗教、习俗等等文化实践。

上世纪60年代之后大批非洲黑人新移民涌入美国,这是美国移民政策的改变、经济吸引力等“拉力”与非洲大陆新兴国家内部的“推力”等等当代全球性社会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这一结构性变化,美国本土黑人将新黑人移民视为“外来者”;同时后者也将前者及其文化视为

①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② 冶芸:《结构与能动性:人类学研究范式的游移》,载《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1期。

③ [法]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④ 林易:《布迪厄实践理论述评》,载《东方论坛》,2009年第5期。

“他者”。这种互为他者性便是当代美国黑人文化认同内部分化的鲜明表达。

如前所述,美国本土黑人文化虽然根源于历史上的非洲大陆黑人文化,但是由于早期奴隶移民的来源地本身处于前现代时期,奴隶移民及其后裔所拥有的只是对于其祖籍小地方的离散记忆,他们的文化意识之中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换言之,对于美国旧黑人移民及其后代而言,毋宁说其文化认同根基于非洲文化本身,倒不如说是根植于他们在美国遭受的历史苦难与奋斗记忆以及种族肤色。而这也是他们在当代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力场域中生存与争取权益的资本。例如,当生活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埃塞俄比亚裔移民社区领袖试图申请将索肖区的一条街名为“小埃塞俄比亚”以彰显其族群文化时,当地本土黑人老居民反应激烈,“他们不是通过艰苦斗争而获得权利。(1965年)大暴乱时他们在哪儿?这些家伙只是最近才来的。他们凭什么就有这权利?难道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开了店吗?”^①

与美国本土黑人不同,黑人新移民具有不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意识。一方面尽管一部分黑人新移民是由于战争、饥荒等等灾难而造成的难民,但是他们进入美国伊始就完全是自由身份,很大程度上拥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平等权。^②另一方面,黑人新移民来自现代意义上的非洲新兴国家,具有明显的祖源国文化意识,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至今信息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网络的日益增强、跨国流动的便宜,使得他们更易于与祖源国的社会关系网络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不断地将祖源国文化输入到美国社会之中。在此过程中,非洲大陆独立国家的文化异质性有机会得以释放,从而当今美国城市中涌现许多新的黑人移民“文化兼族群社区”(cultural-cum-ethnic community),例如埃塞裔移民社区(“小埃塞”)、加纳裔移民社区、索马里裔移民社区等等。

在这样的新文化社区之中,普遍存在两种文化认同:一种是“具有一致性标签的公共(public)认同”,即美国黑人文化意识;一种是“与其原有族群或来源国相联系的私下(private)认同”。^③实际上,美国当今社会中所谓“尼日利亚裔”、“肯尼亚裔”、“埃塞俄比亚裔”等的群体分类本身便涉及双重认同意识问题。一般而言,黑人新移民群体比较善于利用自身的各种资本,在不同场域中能动地操弄自身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出于某种需要会游走在这两种认同之间。出于某种权力和利益的考量,黑人新移民会视自身与美国全体黑人为同一利益共同体,从某种程度上会接受美国社会已有的黑人文化。但是,这种接受是带有很大的协商性、权宜性、工具性和场景性的。特别是,在其族群内部或者与其他少数族裔如华裔等交往时,这些黑人新移民也常会否认外界给予他们的种族标签或者“非裔美国人”身份标签。因为他们认为“非裔美国人”专指美国本土黑人,有着与他们不一样的历史遭遇与文化记忆,他们试图以自身祖源国的文化身份认同来规避这一称谓背后所暗含的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历史。

美国黑人内部的结构变化一方面为原有黑人文化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当代美国黑人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另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代黑人文化认同分化甚或困境。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变化是美国社会结构以及美国本土黑人与新黑人移民之间的博弈互动的结果,体现了美国本土黑人与黑人新移民的能动性与文化自觉。美国黑人内部日渐突出的双重或多种族与族群文化身份意识,已经成为了当今美国黑人文化认同的显著特征。

^① 参见“Shaw Shuns’ Little Ethiopia’: Black Leaders Note Immigrants’ Pride But Resist Designation”, by Paul Schwartzman, *Washington Post*, Monday, July 25, 2005.

^② 这里所谓“很大程度”也只是基于横向的历史对比,而从共时性的社会结构来看,一定程度上的逐渐同化也是众多移民难以回避的历史命运。

^③ T. Falola, *The African Diaspora: Slavery,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3, pp. 11-22.

四、结 语

总体而言,当今美国学界针对黑人群体的“新旧”二元研究路径更有利于展现美国黑人文化与认同的异质性特征。与旧有的美国本土黑人相比,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非裔黑人新移民及其后裔在文化意识和身份认同方面更加具有分散性和差异性,明显带有其祖源国的民族与地方性特征。尽管上世纪80年代至今更多的西方学界已经开始认识到当今美国黑人群体构成的变化及其文化认同变迁,但是该群体内部的族群分化与文化意识差异,并没有完全反映在美国国家层面的政策领域,当前美国官方对社会群体的分类依旧是将黑人或“非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①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和族群矛盾。因此,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界针对美国黑人或非洲移民研究便不仅需要传统意义上整体文化的宏观研究,更需要按来源国别的历史文化和人群特点进行微观的考察。

Abstract It is noted that a collective black American cultural identity was formed in the 20th century along with the blacks' development in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art, etc. Meanwhile, because of the convenient and frequent mobility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 over the world, a new group of African immigrants are emerging as opposed to the established black Americans. The identity of “African Americans” / “blacks” has diversified and presented a much more complex picture than ever before. Based on the in-group transformation of black/African Americans as well as relevant studies b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such as Franz Boas, Melville J. Herskovits and Sydney Mintz,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background and path of the birth of the black American culture, its featur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mongst black Americans, which will further reveal the future trend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牛忠光,讲师,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美国文化研究中心,武汉,430056)

[责任编辑:黄凌翹]

^① 美国官方基于族群将美国人细分为“西班牙裔或拉丁裔”(Hispanic or Latino)和“非西班牙裔或拉丁裔”(Not Hispanic or Latino);基于种族将人群分为“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亚洲裔”、“夏威夷土著或其他太平洋岛民”、“白人”和“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另外,这些分类相比,对于后者的解释明显更加泛化,即“任何具有非洲黑肤色种族群体血统的人”,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黑人内部的群体差异。参见美国政府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omb/fedreg_notice_15,以及http://www.libqual.org/documents/admin/sal13_stand.pdf,2016年4月16日。